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

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爲王處直掌書記

五代史豆盧革祖籍同州刺史

父瓚舒州刺史革少值亂離避地鄜延轉入中山王處

直禮之辟于幕下有奏記之譽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

以桑柘爲意言甚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而理家

無法獨請謁見處直處直慮布政有缺有所規諫敘版

出迎乃爲嬖人所軍職矣宣和書畫譜豆盧革史失

其世系遭五代離亂避地鄜延客中山王處直辟爲判

官同賦牡丹革以桑柘對處直雅器重遷節度判官唐

莊宗講求賢相或以革名家子舉之遂召拜左丞相作

書雖有隱者態度然要之不出五季人物風氣其點畫同爲一律非若楊凝式之書在季世翰墨中如景星鳳凰之傑出宜革輩

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

皆不以書得名也

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爲行臺左丞相莊宗

卽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

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爲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

患之

五代史天祐末莊宗將卽位講求輔相盧質以名家子舉之徵拜行臺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

登麻廟事多錯亂至于官階擬議前後倒置屢爲省郎蕭希甫駁正革改之無難色莊宗已滅梁

革乃薦韋說爲相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

後事梁爲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故事故引以佐

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

北夢瑣言後唐相公韋公說仕梁爲中書

舍人倖輅於錢塘先是錢尚父自據一方每要姑息梁主以河北關西悉爲勅敵又頻失利於淮海甚藉兩浙牽掣之其次又資貢賦凡命使臣遠泛滄溟一則希其豐遺二則懼不周旋悉皆拜之錢公亦自尊大唯京兆公長揖而已既不辱命識者異之竟有嚴廊之拜也又杜荀鶴曾得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筍筍時韋相國說右司員外郎寄寓荊州或語於韋公曰我道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鈎鈎卽京兆大拜氣槩詩中已見之矣或有述李頻詩於錢尚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于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默無所爲唯諾崇諂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敕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

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嫉惡太甚果于必行說革
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
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致皆坐死尚書左
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詣閤門待罪由是一以
新法從事往往以僞濫駁放而斃踣羈旅號哭道路者
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敎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
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
軍士妻子皆採梠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
知所爲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
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

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半說不能對第曰陛下
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
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爲相遭天下多故而方
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
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爲非遽改佗官而革以說子
爲宏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爲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爲
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
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
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
欺邪五代史莊宗初定汴洛革引薦韋說冀諸事體與
已同功說既登庸復事流品舉止輕脫怨歸于革

又說之子俱授拾遺父子同官爲人所刺遂改授員外郎革請說之子濤爲宏文館學士說請革之子昇爲集賢學士交致阿私有同市井識者醜之革自作相之後不以進賢勸能爲務唯事修鍊求長生之術嘗服丹砂嘔血數日垂死而愈天成初將葬莊宗以革爲山陵使及木主歸廟不出私第專俟荒賊數日無耗爲親友促令入朝安重誨對衆辱之曰山陵使名銜尚在不候新命便履公朝意謂邊人可欺也側目者聞之思有所中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晉齊法書贊豆盧革田園帖云大德欲要一居處畿甸問舊無田園鄜州雖有三兩處莊子緣百姓租佃多年累有令公大王書請卻給還人戶蓋不欲侵奪疲民兼慮無知之輩妄有影庇包役云云岳珂曰此帖乃與僧往還書其畏強藩避罪咎蓋慄慄淵冰然其後卒以故縱田客貶夜郎正坐所畏信乎亂邦之不可居也是時據鄜乃高萬興官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卽革所謂令公大王者官故梁授唐命維新而顯面正朝者不能致礪聲之誅而反竊貢秉旄之佞辱之不競有自來矣說

淑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珏任圓三上章請毋
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授
革費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
五代史初蕭希甫有正諫之望革嘗沮之遂上疏論革
與說苟且自容致君無以復誣其縱田客殺人冒元亨
上第遂貶爲辰州刺史仍令所在馳驛發遣後鄭珏任
圓等連上三章請不行後以命乃下制曰豆盧革韋說等
身爲輔相手握權衡或稱坐稱臣或半笑奏事于君無
禮舉世寧容革則暫委利權便私俸祿文武百辟皆從
五月起支父子二人偏自初正給造說則自居重位全
索大綱敘蔭貪榮亂兒孫于昭穆賣官潤屋換令錄之
身名醜行疊彰羣情共怒雖居牧守未塞非尤革可責
授費州司戶參軍說可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
員並所在已而竄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
馳驛發遣

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爲相

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爲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初卽位季興數請五州以爲先帝所許朝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爲尚書膳部員外郎卒

五代史尋貶陵州長流百姓委長吏常知所在天成

二年夏詔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其骨肉並放逐便子昇官至檢校正郎服金紫尋亦削奪又韋說福建觀

察使岫之子也莊宗定汴洛說與趙光允同制拜平章事說性謹重奉職常不造事端時郭崇韜秉政說等承順而已政事得失無所措言初或有言于崇韜銓選踰濫選人或取他人出身街以取父兄資緒與令史囊橐

周昌崇輅乃條奏其事其後郊天行事官數千人多有
告敕僞濫因定去留塗毀告身者甚衆選人號哭都門
之外議者亦以爲積弊累年一旦澄汰太細懼失惟新
含垢之意時說與郭崇輅同列不能執而止之頗遭物
議說之親黨告之說曰此郭漢子之意也及崇輅得罪
說懼流言所鍾乃令門人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
慎儀等上疏云崇輅往日專權不嫻故事塞仕進之門
非獎善之道疏下中書說等覆奏深詆崇輅識者非之
又有王修者能以多岐取事納賂于說說以其名犯祖
諱遂改之爲操擬官于近甸及明宗卽位說常慮身危
每求庇于任園常保護之說居有井昔與鄰家共之因
嫌鄙雜築垣于外鄰人訟之爲希甫疏論以爲井有貨
財及案之本人惟稱有破釜一所反招虛妄初貶滁州
刺史尋責授夷州司戶參軍初說在江陵與高季興相
知及人中書亦常通信幣自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內莊
宗許之如能得三州俾爲屬郡西川旣定季興無尺寸
之功泊明宗繼承季興頻請三郡朝廷不得已而與之
革說方在中書亦預其議及季興占據獨歸其罪流于
合州明年夏詔曰陵州合州長流百姓豆盧革說頃
在先朝擢居重任欺公害物黷貨賣官靜惟肇亂之端

更有難容之事且夔忠萬三州地連巴蜀路扼荆蠻藉
皇都弭難之功徇逆帥僭求之勢罔子視聽率意割移
將千里之土疆開通狡穴動兩川之兵賦禦捍經年致
朕莫遂偃戈猶煩運策近者西方鄰雖復要害高季興
尚固窠巢增吾旰食之憂職爾朋姦之計而又自居貶
所繼出流言苟刑戮之稽時處忠良于何地宜令逐處
刺史監
賜自盡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為鹽鐵
出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為道士遊諸侯間

五代史盧

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歷仕通顯程天復末登進士第
崔魏公領鹽鐵署為巡官昭宗遷洛陽柳璨陷右族程
避地河朔客遊燕趙或衣道士服干謁藩伯人未知之豆盧革為王處直判官盧

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族與程門第
相等因共薦之以為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草文

書程辭不能

五代史豆盧革客遊中山依王處直盧汝弼來太原程與汝弼皆朝族知舊因往來

依革處直禮遇未優故投于太原汝弼因爲延譽莊宗署爲推官尋改支使程福淺無他才惟務恃門第口多

是非篤厚君子尤薄之

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緘歿于陣莊宗還

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記于

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

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

邪五代史初判官王緘從軍掌文翰胡柳之役緘歿于軍莊宗歸寧太原置酒公宴舉酒謂張承業曰予今

于此會取一書記先以卮酒辟之卽舉酒屬巡官馮道

道以所舉非次抗酒辭避莊宗曰勿謙挹無踰于卿也

時以職列序遷則程當爲書記汝弼亦左右之程旣失職私懷憤惋謂人曰主人不重人物使田里兒居余上

先是莊宗嘗于帳中召程草奏程曰叨忝成名不嫻筆硯由是文翰之選不及于程時張承業專制河東留守

事人皆敬憚舊例支使監諸廩出納程訴于承業曰此事非僕所長請擇能者承業叱之曰公稱文士卽合飛文染翰以濟霸國嘗命草辭自陳短拙及留職務又莊以爲辭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泣謝之後歷觀察判官莊宗已卽帝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爲相莊宗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五代史莊宗將卽位求四鎮判官可爲宰輔者時盧汝弼蘇循相次淪歿當用判官盧質質性疎放不願重位求留太原乃舉定州判官豆盧革次舉程卽詔徵之並命爲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歷顯位舉止不恒時朝廷革創庶物未備班列蕭然

寺署多缺程革受命之日卽乘肩輿騶導喧沸莊宗聞
呵導之聲詢于左右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駭異登樓
視之笑曰所謂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
似是而非者也程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
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于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
吏啟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壻也詣程訴
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圜罵曰爾何
蟲豸恃婦家力邪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圜不對而
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
此癡物敢辱子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
力解之乃罷爲右庶子

五代史順之遣程使晉陽宮冊
皇太后山路險阻往復綿邈程

安坐肩輿所至州縣驅率丁夫長吏迎謁拜伏輿前少
有忤意因加笞辱及汴將王彥章陷德勝南城急攻楊
劉莊宗御軍苦戰臣下憂之咸白宰相欲連章規諫請
不躬御士伍豆盧革言及漢高廣武事矢及于胷給云
中足程曰此劉季失策衆皆縮頸嘗論近世士族或曰
員外郎孔明龜善和宰相之令緒宜聖之系孫得非盛
歟程曰止于孔子之後盛則不吾知也親黨有假驢夫
于程者程帖府給之府吏訴云無例程怒鞭吏背時任
圖爲興唐少尹莊宗從姊壻也憑其寵戚因詰程方
衣鶴氅華陽巾憑几決事見圖怒詈曰是何蟲豸侍婦
力耶宰相取給于府縣得不識舊體圖不言而退是夜
馳至博平面訴于莊宗莊宗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
癡物敢辱予九卿促令自盡崇韜亦怒事幾不測賴盧
質橫身解之遂降爲右庶子北夢瑣言盧程擢進士
第爲莊皇帝河東判官建國後命相無他才業唯以氏
族傲物任圖嘗以公事入謁程烏紗隱几謂圖曰公是
蟲豸輒來唐突圖慙愕驟告莊宗大怒俾殺之莊宗人
爲盧質救解獲免自是出中書時人切齒焉

洛程于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五代史莊宗旣定河南程隨百官從

幸洛陽沿路墜馬因病
風而卒贈禮部尚書

任園京兆三原人也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

及聞其議論縱橫益皆悚動

五代史任園京兆三原人祖清成都少尹父茂安避

地太原奏授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圖回團圓問風采俱異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圖歷代憲二郡刺史北夢瑣

言任園昆弟五人曰團圓團圓回團雍穆有裕風采俱異

園美姿容有口辯負籌略平蜀後除黔南不行天成初

入相簡拔賢俊杜絕佞門夏國如家切于功名而安重

誨忌之嘗會於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漸

深俄罷三司除太子太保歸磁州致仕因朱守殷作亂

立遣人稱制害之受命之日神氣不撓中外冤痛清泰

中贈右僕射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園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

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

問園去就之計園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

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圓爲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圓數奉使往來辯釋讒構嗣昭卒免于禍圓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圓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

其壯也

五代史李嗣昭典兵于晉陽與圓遊處甚洽及鎮澤潞請爲觀察支使解褐賜朱紱圓美姿容

有口辯嗣昭爲人間搆于莊宗方有微隙圓奉使往來常申理之克成友于之道圓之力也及丁母憂莊宗承制起復潞州觀張文禮弑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察判官賜紫

戰歿圓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旣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圓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圓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圓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

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圍告之
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
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
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
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圍其言不欺旣而佗將攻
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得保其
家族者甚衆五代史常山之役嗣昭爲帥卒于軍圍代
加獎賞是秋復以上黨之師攻常山城中萬人突出大
將孫文進死之賊逼我軍圍麾騎士擊之頗有殺獲嘗
以禍福諭其城中鎮人信之使乞降及城潰誅其後以
元惡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屬亦圍所庇護焉
鎮州爲北京拜圖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

留守事爲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
改圓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圓與崇韜素相善又爲
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圓多所違異初圓推
官張彭爲人傾險貪黷圓不能察信任之多爲其所賣
及崇韜領鎮彭爲圓謀隱其公廨錢後莊宗遣宦者選
故趙王時官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
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
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圓有隙同光三
年圓罷司馬守工部尚書五代史莊宗改鎮州爲北京
以圓爲工部尚書兼真定尹
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明年郭崇韜兼鎮改行軍司馬
充北面水陸轉運使仍知府事同光三年歸朝守工部

尚書魏王繼岌暨崇韜伐蜀懼圓攻已于後乃辟圓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圓黔南節度使圓懇辭不就繼岌殺崇韜以圓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圓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于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圓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

五代史崇韜伐蜀奏令從征西蜀平署圓黔南節度使懇辭遂止魏王班師行及利州康延孝叛以勁兵八千迴劫西川繼岌聞之夜半命中使李廷安召圓圓方寢廷安登其牀以告之圓衣不及帶遽見繼岌繼岌泣而言曰紹琛負恩非尚書不能制即署圓爲招討副使與都指揮使梁漢鵬等率兵攻延孝于漢州擒之旋至渭南繼岌遇害圓代總全師朝于洛陽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判三司

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圓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

天下便之

五代會要天成二年三月五日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判三司任圖奏三京留守

諸道節度觀察諸道州防禦使刺史每年應聖節及正至等節貢奉或恩命改轉或討伐勝捷各進獻馬伏見本朝舊事雖以獻馬爲名多將綾絹金銀折充馬價蓋跋涉之際護養稍難因此羣方俱爲定制自今後伏乞除蕃部進駝馬外諸州所進馬許依天復三年以前事例隨其土產折進價值冀貢輸之稍易又誠敬之獲申兼欲於諸處孳生馬畜准舊制分置監牧仍委三司使別具制置奏聞

是秋章說豆盧革

罷相園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園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以爲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卽以協對園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

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
擢擢無功幸進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
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
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
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
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于
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
則任園二則任園園乃何人園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
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
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蜋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

以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

人多嗤其所爲然圓與重誨交惡自協始

北夢瑣言明宗入纂安重

誨用事取謀於孔循舊相豆盧革韋說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任圓爭之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爲無字碑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議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李琪而相崔協如弄蘇合之丸取蛭蜥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以孔循故終相之帝曰馮書記先帝判官與物無競可以相矣由是道與協並命而捨李琪識者惜之又明宗問宰相馮道虛實近日吃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卽患生崔協強言於坐曰臣聞食醫心飽酒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故事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膚淺不覺哂之

奏請自內出圓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于帝

前圓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

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園益憤沮重誨嘗過園園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園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園遽求罷職乃罷爲太子少保園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五代史園疎拔賢俊杜絕倖門百官俸入爲孔謙減折園以近臣爲國家羽儀故優假班行禁其虛估朞月之內府庫充贍朝廷修葺軍民咸足雖憂國如家而切于功名故爲安重誨所忌嘗與重誨會于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自茲而深矣先是使人食券皆出于戶部重誨止之俾須內出爭于御前往復數四竟爲所沮因求罷三司天成二年除太子少保致仕出居磁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園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園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

死明宗知而不問爲下詔坐園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

望愍帝卽位贈園太傅

五代史及朱守殷叛重誨乘間誣其結構立遣人稱制就害之

乃下詔曰太子少保致仕任園早推勲舊曾委重難旣退免于劇權俾優閑于外地而乃不遵禮分潛附守殷緘題罔避于嫌疑情旨頗彰于怨望自收汴壘備見蹤由若務含容是孤典憲尚全大體止罪一身宜令本州于私第賜自盡園受命之日聚族酣飲神情不撓清泰中制贈太傅子徹仕皇朝位至度支郎中卒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黥燕

人以爲兵鳳懼因髡爲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

梁梁以守奇爲博州刺史鳳爲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爲

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

鑾學士莊宗卽位

五代史纂誤今按莊宗紀云同光元年四月己巳皇帝卽位閏月壬寅李

嗣源取鄆州今鳳傳乃先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五代

得鄆州而後卽位誤也史趙鳳幽州人也少爲儒唐天祐中燕帥劉守光盡率部內丁夫爲軍伍而黥其面爲儒者患之多爲僧以避之鳳亦落髮至太原頃之從劉守奇奔梁梁用守奇爲博州刺史表鳳爲判官又爲鄆州節度判官唐莊宗聞鳳名得之甚喜以爲護鑾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後莊宗卽位拜鳳中書舍人

尹張全義家酒酣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明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固請籍沒鳳又上書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于法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羣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

冊府元龜後唐趙鳳同光中爲翰林學士莊宗命劉皇后拜張全義

爲養父后傳敎令草謝全義書鳳以國后無拜人臣爲
父之禮乃密上疏陳其失曰臣叨被睿慈獲親密勿在
可言之地居掌誥之司其或事異常規禮闕草創程式
先謀於國輔封章方貢於天聰庶顯公忠免貽錯失今
月九日中官傳命令修張全義書應將行父事之儀有
玷君臨之道旣行文翰難決否臧奉行則罔叶國經違
令則恐虧臣節遂修記事取則宰臣貴動合于楷模期
永垂爲規範以茲奉職庶顯致君臣聞覆萬物者天載
萬物者地非聖主無以體乾道非賢后無以法坤儀百
代攸同二儀無改伏惟陛下恢張九五統馭元黃外設
明廷內崇陰敎言動而華夷知仰張弛而幽顯欽承張
全義雖位極於王公而名不離於臣校承陛下曲旨受
皇后重儀致紊彝章不防輿議臣又聞纂洪基者真主
行直道者忠臣不可務一時之絨藏失久長之體制得
不恭陳手疏罄露血誠庶禪益于神聰免墮弛於王度
伏乞皇帝陛下俯容狂瞽動畏簡書時開睿敏之懷永
守文明之訓使聖后式全其內則元臣可保於令圖永
揚日月之光載理乾坤之體臣職叨侍從名忝論思儻
避事以不言是偷安而冒寵疏奏帝雖
嘉其直誠而劉后已拜全義追改無及
明宗武君不通

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
不稱旨孔循敎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
唐故事于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五代會要後唐
天成元年五月敕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馮
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
非舊制也上初登位每四方書奏多命樞密使安重誨
讀之不曉文義於是孔循獻議因唐室侍讀之號卽創
端明殿學士之名命馮道等爲之青箱雜記後唐明
宗不知書每四方章奏止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而重
誨亦不曉文義宰相孔循請置端明殿學士二員班在
翰林學士上以馮道趙鳳爲之則端明學士自馮道趙
鳳始也石林燕語梁改樞密院爲崇政殿因置直崇
政院唐莊宗復舊名遂改爲樞密院直學士至明宗時
安重誨爲樞密使明宗旣不知書而重誨又武人故孔
循始議置端明殿學士二人專備顧問以馮道趙鳳爲
之班翰林學士上蓋鳳好直言而性剛彊素與任圜善
樞密院職事官也

自園爲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

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園升學士

于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

五代會要天成二年正月敕端明殿學士宜令

班在翰林學士上今後如有轉改祇於翰林學士內選

任初端明殿學士名目如三館之例職在官下及趙鳳

轉侍郎遣人諷任園移職在官上至今爲例

語始後唐置端明殿學士以命鳳及馮道後鳳遷禮部

侍郎因懇宰相任園升學士于官上蓋自示其貴重

園爲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

是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

曰任園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

誨慙不能對

五代史天成初置端明殿學士鳳與馮道

俱任其職時任園爲宰相爲安重誨所傾

以至罷相歸磁州及朱守殷以汴州叛馳驛賜園自盡

既而鳳哭謂安重誨曰任園義士也肯出逆謀以讐君

父平如此濫刑何以安國重術士周元豹以相法言人
誨笑而不責是冬權知貢舉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爲北京巡官明宗爲內衙指
揮使重誨欲試元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
于下坐召元豹相之元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
乃指明宗于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
言明宗卽位思元豹以爲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
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
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五代史周
元豹者本燕人世爲從事元豹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術
鑒從游十年餘苦辛無憚師知其可教遂以袁許之術
授之大畧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
理及還鄉遂歸俗初盧程寄褐遊燕與同志二人謁焉

元豹謂鄉人張殷家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
唯彼道士佗年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又二十年盧程
登庸于鄴下元豹歸晉陽張承業信重之言事數中承
業俾明宗易衣列于諸校之下以他人詐之而元豹指
明宗于末綏言曰骨法非內衙太保歟咸伏其異或問
明宗之福壽惟云末後爲鎮州節度使時明宗爲內衙
都校纔兼州牧而已昭懿皇后夏氏方侍巾櫛偶忤旨
大爲明宗憤楚元豹見之曰此人果有藩侯夫人之位當
生貴子明宗赫怒因解後其言果驗太原判官司馬揆
謁元豹謂揆曰公五日之內奉使萬里未見迴期揆數
日後因酒酣爲衣領扼之而卒莊宗署元豹北京巡官
明宗卽位之明年一日謂侍臣曰方士周元豹昔曾言
朕諸事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關趙鳳奏曰袁許之事
元豹所長者以陛下貴不可言今旣驗矣餘無可問若
詔赴闕下則奔競之徒爭問吉凶恐近于妖惑乃止今
以金帛厚賜之授光祿卿致仕尋卒于太原年八十餘
北夢瑣言周元豹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鑑從遊十
年不憚辛苦遂傳其祕還鄉歸俗盧程爲道士與同志
二人謁之元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
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卒盧果登庸又

後歸晉陽張承業信重之言事多中承業俾明宗易服
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元豹指明宗於
末綴曰骨法非常此爲內衛太保乎或問前程唯云未
後爲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侍巾櫛有時忤旨大犯夏楚
元豹曰此人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
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纂謂侍臣
曰周元豹昔曾言朕事頗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閩趙
鳳曰袁許之事元豹所長若詔至輦下卽爭問吉凶恐
近於妖惑乃令就賜金帛官至光祿卿年八十而終又
聞嘗與蜀高祖預說符命嗣主至於雲龍將相其言無
不符驗果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五代史纂
異乎哉
宗紀天成二年十月朱守殷反己丑自殺乙未殺太子
少保致仕任圜傳云朱守殷反於汴州重誨誣圜與守
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而重誨傳亦同今趙鳳傳又詔
乃先述殺圜而後敘守殷反事失先後之序矣
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
中爲之洶洶而定州王都以爲天子幸汴州誅守殷而

五代史明年春有僧自西國取經回得佛牙大如拳褐漬皴裂進于明宗鳳揚

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所
北夢瑣言天成中有僧於

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已施數千間毀碎方天成四遂損弃之云云此僧號智明幽州人僕嘗識之

五代史及車駕還洛留知汴州

事尋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冊府元龜天成四年十一月史館奏先奉敕旨纂修太祖武皇帝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兩朝實錄呈進者臣學虧富贍功愧裁成職司獲奉於簡書祖述濫承于綸旨國家神符運祚代出忠賢始祖自太宗朝初鎮墨離爰崇官族帶礪之紛華不絕鼎彝之盛美可尋懿祖昭烈皇帝立功元和胡戴章武東平淮蔡西關河湟獻祖文皇帝既紹家聲愈遵堂構破昆夷而還貴主誅潞孽而定徐方仗鉞分憂振雄名于闕服維城作固溶靈派於天潢太祖武皇帝投袂勤王誓心報主拯三朝之患難適五霸之英威經綸既叶於上元眷祐乃延於下武莊宗神閔皇帝謨猷特立睿哲遐宣訓卒練兵櫛風沐雨繼崇鳳凰歷恢三百載之世功平盪梟巢刷四十年之仇耻一登大寶四換周星其間天地慘舒君臣善惡旋自宮闈變動簡牘散亡遂徧訪于見聞庶備詳于本末修撰朝議郎左補闕張昭遠博於記覽早預編排自今年六月一日與同職官員等共議纂修獲成紀錄臣叨司筆削比乏史才如甘英忘測於河源禪竈強論於天道殺青斯竟代斲增慙又以三祖追尊有殊受命約之舊史必在正名謹敘懿祖書一卷獻祖書二卷太祖書一十七卷並題曰紀年錄

先帝自龍飛晉陽君臨天下以日繫月一十九年謹修成實錄三十卷誠多紕繆仰瀆休明顧鉛素以驚心塵冕旒而治背是日賜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趙鳳雜綵五十正蓋椀一副李愚爲門下侍郎監修國史與諸儒修成創業功臣傳三十卷愍帝應順元年閏正月愚與修撰判館事張昭遠等詣閤門進新修唐功臣列傳三十卷姑溪居士集鳳爲莊宗實祕書錄將何挺論劉昫事不載昫旣相遂引鳳共政事祕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爲翰林學士而嶠亦訐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久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鄰家爭水竇爲安重誨所怒鳳卽左遷嶠祕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詎直吏又溺于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

鳳嶠溺于客次且詎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
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寃之其後安重誨爲邊
彥溫等告變明宗召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卽斬之後
數日鳳奏事中興殿王海唐趙鳳爲相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
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閒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
曰臣所聞者繫國利害陛下不可以爲閒因指殿屋曰
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
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
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爲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
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

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

為朋黨罷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

將校賓客

五代史長興中安重誨出鎮河中人無敢言者惟鳳極言于上前曰重誨是陛下家臣其

心終不肯主五年秉權賢豪俯伏但不周防自貽浸潤明宗以為朋黨不悅其奏重誨獲罪乃出為邢州節度

使廢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

著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

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五代史清泰初召還授太保既而病

足不能朝謂疾篤自為著筮卦成投著而嘆曰吾家世無五十者而復窮賤吾年已五十又為將相豈有遐壽

者清泰二年三月卒鳳性豁達輕財重義凡士友以窮厄告者必傾其資而餉之人士以此多之也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

吉舉進士爲河中節度使李都榷鹽判官後去之晉晉

王以爲榆次令遂爲掌書記

五代史李襲吉自言左相林甫之後父圖爲洛陽令

因家焉襲吉乾符末應進士舉遇亂避地河中依節度使李都榷爲鹽鐵判官及王重榮代不喜文士時喪亂之後衣冠多逃難汾晉間襲吉訪舊至太原武皇署爲府掾出宰榆社光啟初武皇遇難上源記室歿焉旣歸鎮辟掌奏者多不如指或有薦襲吉博學多知唐故吉能文召試稱指卽署爲掌書記

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

五代史襲吉博學多通尤諳悉國朝近事爲文精意練實動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宏健自武皇上源之難與梁祖不協乾寧末劉仁恭負恩其間論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數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稱之三年遷節度副使從討王行瑜拜右諫議大夫及師還渭北武皇不獲入覲爲武皇作違離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覽之嘉嘆洎襲吉入奏面詔諭之優賜特異其年十二月師還太原王珂爲浮梁于夏陽渡襲吉從軍

時竿斷航破武皇僅免襲吉陸河得大永承足沿流七八里達岸而止救之獲免北夢瑣言太原李克用自渭北班師次河西縣王珂於冰上構浮航公渡浮航馬陷橋李習吉從馬軼墜河習吉抱冰舟人拯之獲免王珂懼公謂曰公之於吾非機橋者何嫌之有李諫議有聞於時則不吾知也置酒笑樂而罷習吉右相林甫之後應舉不第黃巢後遊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辟爲掌記箋檄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嘉歎其才顧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夫之智算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得翼也其見重如此又習吉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諭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于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答

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

通鑑考異唐末見聞錄全忠回書云前年涇水曾獲賢郎去歲

青山又擒列將蓋梁之書檄皆此類也

而襲吉之書多傳于世

五代史天復中武皇

議欲修好于梁命襲吉爲書以貽梁祖書曰一別清德十有餘年矣失意杯盤爭鋒劍戟山高水闊難追二國之歡雁逝魚沉久絕八行之賜比者僕與公實聯宗姓原忝恩知投分深情將期棲托論交馬上薦美朝端傾嚮仁賢未省疎闕豈謂運由奇特謗起奸邪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狂藥致其失歡陳事止于堪笑今則皆登貴位盡及中年遽公亦欲知非君子何勞用壯今公貴先列辟名過古人合縱連衡本務家邦之計拓地守境要存子孫之基文王貴奔走之交仲尼譚損益之友僕顧慙虛薄舊忝眷私一言許心萬死不悔壯懷忠力猶勝他人盟于三光願赴湯火公又何必終年立敵懇意相窺徇一時之襟靈取西郊之憂倦弊今日得其小衆明日下其危牆弊師無遺鏃之憂鄰壤抱剝牀之痛又慮悠悠之黨妄瀆聽聞見僕輅勇枕威嚴兵守境不量本末誤致窺覲且僕自壯歲已前業經陷敵以殺戮爲東作號兼并爲永謀及其首陟師

壇躬被公衮天子命我爲羣后明公許我以下交所以
歛逖愛人蓄兵務德收燕薊則還其故將入蒲坂而不
負前言況五載休兵三邊校士鐵騎犀甲雲屯谷量馬
邑兒童皆爲銳將驚峰宮闕咸作京坻問年猶少于仁
明語地幸依于險阻有何覘覩便誤英聰況僕臨戎握
兵粗有操斷屈伸進退久貯心期勝則撫三晉之民敗
則徵五部之衆長驅疾捲反首提戈但慮墮突中原爲
公後患四海羣謗盡歸仁明終不能見僕一夫得僕一
馬銳師儻失則難整齊請防後艱願存前好矧復陰山
部落是僕懿親回紇師徒累從外舍文靖求始畢之衆
元海徵五部之師寬言虛詞猶或得志今僕散積財而
募勇輩輦寶貨以誘義戎徵其密親啗以美利控弦跨
馬寧有數乎但緣荷位天朝惻心疲瘵義我亭障未忍
起戎亦望公深識鄙懷洞迴英鑒論交釋憾慮禍革心
不聽浮譚以傷霸業夫易惟忌滿道貴持盈儻恃勇以
喪師如擎盤而失水爲蛇刻鶴幸賜迴翔僕少負褊心
天與直氣間謀詭論誓不爲之唯將藥石之譚願託金
蘭之分倘愚衷未豁彼抱猶迷假令罄三朝之威窮九
流之辯遣迴肝膈如俟河清今者執簡吐誠願垂保鑒
僕自眷私睽阻翰墨往來或有鄙詞稍侵英德亦承嘉

論每賜罵言敘歡既罷于尋戈焚謗幸獨其載筆窮因
尚口樂貴和心願祛沈闕之嫌以復垣簾之好今者卜
于曩分不欲因人專遣使乎直詣鈴閣古者兵交兩地
使在其間致命受辭幸存前志昔賢貴于投分義士難
于屈讎若非仰戀恩私安可輕露肝膈悽悽丹慊炳炳
血情臨紙嚮風千萬難述梁祖覽之至毒手尊拳之句
怡然謂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
算得襲吉之筆才虎傅翼矣又讀至馬邑兒童陰山部
落之句梁祖怒謂敬翔曰李太原殘喘餘息猶氣吞宇
宙可詬罵之及翔爲報書詞理非勝由是襲吉之名愈
重自廣明大亂之後諸侯割據方面競延名士以掌書
檄是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
準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襲吉爲人恬淡以
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于時襲吉爲人恬淡以
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五代史襲吉在武皇幕府垂十
五年視事之暇惟讀書業文手
不釋卷性恬于榮利獎誘後進不以己能格物參決府
事務在公平不交賂遺綽綽有士大夫之風槩焉天祐
三年六月以風病卒于太原同光二年追贈禮部尚書
通鑑克用以使引咎幕府曰不貯軍食何以聚衆不

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捍禦利害之間請垂
議度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畧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
由衆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聚歛寧有盜臣苛政有如
猛虎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齊庫既焚晏嬰人賀又
曰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改作何如舊貫韓建蓄財無數
首事朱溫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中山城非不峻上
蔡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爲戒且霸國無貧主疆將
無弱兵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
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
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
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
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內康疲俗名高五霸道
冠八元至於率閭閻定閒架增麵以盧汝弼代爲副使
藥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爲切

汝弼工書畫

宣和書畫譜盧汝弼字之甫不知何許人也祖綸唐貞元中有詩名父簡求爲河東

節度使汝弼好力學不喜爲世胄篤意書翰作正書取法
文彩秀麗一時士大夫稱之復留意書翰作正書取法
有歸當五季士風凋弊以字畫名家者尤少汝弼能力
振所學誠不易得官至祠部郎中知制誥贈兵部尚書

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爲唐名家
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薨莊宗嗣爲晉王承制封
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宗卽位贈襲吉禮部尚
書汝弼兵部尚書五代史盧汝弼唐昭宗景福中擢進
士第歷臺省昭宗自秦遷洛時爲祠
部郎中知制誥時梁祖凌弱唐室殄滅衣冠懼禍渡河
由上黨歸於晉陽初武皇平王行瑜天子許承制授將
吏官秩是時藩侯倔强者多僞行墨制武皇耻而不行
長吏皆表授及莊宗嗣晉王位承制置吏又得汝弼有
若符契由是除補之命皆出汝弼之手旣而畿內官吏
考課議擬奔走盈門頗以賄賂聞士論少之洎帝平定
趙魏汝弼每請謁迎勞必陳說天命願俟
中興帝亦以幸輔期之建國前卒於晉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爲人沈靜寡慾少好學能鼓琴
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

宗卽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

都副留守

五代史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世以軍功爲牙校憲始童外喜儒學勵志橫經不捨晝夜太

原地雄邊服人多尚武恥于學業惟憲與里人藥縱之精力遊學弱冠盡通諸經尤精左傳嘗袖行所業謁判

官李襲吉一見欣歎既辭謂憲曰子勉之將來必成佳器石州刺史楊守業喜聚書以家書示之聞見日博莊

宗爲行軍司馬廣延髦俊素知憲名令朱守殷齎書幣延之歲餘釋褐交城令秩滿莊宗嗣世補太原府司錄

參軍時霸府初開幕客馬郁王緘燕中名士盡與之遊十二年莊宗平河朔念藩邸之舊徵赴行臺十三年授

監察賜緋署魏博推官自是恒簪筆扈從十五年王師戰胡柳周德威軍不利憲與同列奔馬北渡梁軍急追

殆將不濟至晚渡河人皆陷水而沒憲與從子朗履冰而行將及岸冰陷朗泣以馬箠引之憲曰吾兒去矣勿

使俱陷朗曰忍季父如此俱死無恨朗偃伏引箠憲躍身而出是夜莊宗令于軍中求憲或曰與王緘俱歿矣

莊宗垂涕求尸數日間其免也遣使慰勞尋改掌書記水部郎中賜金紫歷魏博觀察判官從計張文禮鎮州

平授魏博鎮冀十郡觀察判官改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權鎮州留事莊宗卽位詔還魏都授尚書工部侍郎充租庸使八月改刑部侍郎判吏部銓兼太清宮副使莊宗遷洛陽以憲檢校吏部尚書興唐尹東京副留守知留憲精于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于東都以鞠場爲卽位壇于是憲言卽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鄠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

五代史憲學識優深尤精吏道剖析聽斷人不敢欺三年春車駕幸鄴時易定王都來朝宴于行宮將擊鞠初莊宗行卽位之禮卜鞠場吉因築壇于其間至是詔毀之憲奏曰卽位壇是陛下祭接天神受命之所自風燥雨濡之外不可輒毀亦不可修魏繁陽之壇漢汜水之壇到今猶有兆象存而不毀

古之道也卽命治之于官西數日未成會憲以公事獲譴閫門待罪上怒戒有司速治行官之庭礙事者畢去竟毀卽位壇憲私謂郭崇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輜曰不祥之甚忽其本也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伶史彥瓊曰我與羣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

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

五代史秋崇韜將兵征蜀以手書告憲曰

允中避事久矣余受命西征已奏還公黃閭憲報曰庖人之代尸祝所爲非吾事也時樞密承旨段徊當權任事以憲從龍舊望不欲憲在朝廷會孟知祥鎮蜀川選北京留守徊揚言曰北門國家根本非重德不可輕授今之取才非憲不可趨時者因附徊勢巧中傷之又曰憲有相業然國祚中興宰相在天子面前得失可以改作一方之事制在一人惟北面事重十一月授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知府事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

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
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敎憲奉表明宗以勸進
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爲
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忻州亦見

殺五代史四年二月趙在禮入魏州時憲家屬在魏關
東俶擾在禮善待其家遣人賁書至太原誘憲憲斷
其使書不發函而奏旣而明宗爲兵衆所劫諸軍離散
地遠不知事實或謂憲曰蜀軍未至洛陽窘急總管又
失兵權制在諸軍之手又聞河朔推戴事若實然或可
濟否憲曰治亂之機間不容髮以愚所斷事未可知愚
聞藥縱之言總管德量仁厚素得士心餘勿多言志此
而已四月五日李存渥自洛陽至口傳莊宗命並無書
詔唯云天子授以隻箭傳之爲信衆心惑之時事莫測
左右獻畫曰存渥所乘馬已戢其飾復召人謀事必行
陰禍因欲據城寧我負人宜早爲之所但戮呂鄭二宦
且繫存渥徐觀其變事萬全矣憲良久曰吾本書生無

軍功而致身及此一旦自布衣而紆金紫向來仕
出他門此畫非吾心也事苟不濟以身殉義翼日符
超誅呂鄭軍城大亂燔剽達曙憲初聞有變出奔忻
既而有司糾其委城之罪四月二十四日賜死于晉
之千佛院幼子凝隨父走亦爲收者加害明宗郊禮
赦有司請昭雪從之憲沈靜寡慾喜聚圖書家書五
卷視事之餘手自刊校善彈琴不飲酒賓僚宴語但
文嘯咏而已士友重之憲長子守素仕晉位至尚書
通鑑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
庫自留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有變又命
州刺史李彥超爲北都巡檢彥超彥卿之兄也莊宗
殂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書
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
乎昭遠泣曰此古人之事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
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自洛陽奔晉陽矯傳莊宗之命
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
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爲此狗義而
免於禍乃天也彥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
及存沼於牙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奔忻州會
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太原軍府

五代史藥縱之太原人少爲儒明宗刺代州署爲軍事
衙推從明宗鎮邢州爲掌書記歷天平宣武兩鎮節度
副使明宗鎮常山被病不從及卽位縱之見于洛邑安
重誨怒其觀望久無所授明宗曰德勝用兵時縱之饑
寒相半不離我左右今有天下何人不富貴何爲獨棄
縱之浹旬授磁州刺史歲餘自戶部侍郎遷吏部侍郎
銓綜之法惘然莫知長興初爲曹州刺史清泰元年九
月以疾受代而卒又王絳幽州劉仁恭故吏也少以
刀筆直記室仁恭假以幕職令使鳳翔還經太原屬仁
恭阻命武皇留之絳堅辭復命書詞稍抗武皇怒下獄
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爲推官歷掌書記從莊宗經畧山
東承制授檢校司空魏博節度副使絳博學善屬文燕
薊多文士絳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燕人馬
郁有盛名于鄉里而絳素以吏職事郁及郁在太原謂
絳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謂避風之鳥受賜于魯人也每
于公宴但吁王絳而已十年從征幽州旣獲仁恭父子
莊宗命絳爲露布觀其旨趣絳起草無所辭避義士以
此少之胡柳之役絳隨輜重前行歿于亂軍際晚盧質
還營莊宗問副使所在曰某醉不之知也旣而
絳囚問至莊宗流涕久之得其喪歸葬太原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溫
之死子旣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
舊史考憲事實而永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
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
耳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
不顧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
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
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
賜死子亦以爲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
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也

歐陽修
與王深

甫論五代張憲帖辱教甚詳所疑所論皆與修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修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爲見殺于憲無所損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又莊宗月一日遇弑存霸在河中聞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即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爲思之如何又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鞞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衣僧衣見符彥超曰願爲山僧望公庇護彥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爲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

蕭希甫宋州人也爲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

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

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

推官

五代史蕭希甫宋州人也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

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進謁王鎔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

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置百官李紹宏薦爲魏州推官莊宗卽帝位欲以

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

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二

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

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

旨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失志尤怏怏

五代史同光初

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

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朝天子

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初

莊宗欲以希甫知制誥宰相豆盧革等附居翰共排斥

之以爲駕部郎中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

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

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

室時皆傳以爲笑

五代史莊宗滅梁室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亦改

嫁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李陵書以譏之

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北夢瑣言蕭希甫進士及第

有文才口辯多機數梁時不得意棄母妻渡河易姓爲

皇甫校書莊宗卽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

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于魏

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爲諫

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疏宰臣豆盧革韋說明宗卽
至於貶斥又以毀訾宰相責授嵐州司馬焉

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
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
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賊之吏刑獄之寃者何可勝紀
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于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
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以
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
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頗沮難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
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而說與鄰人爭井
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皆貶死

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

五代史天成初欲召為諫議豆盧革韋說

沮之明宗卒以希甫為諫議大夫復為匭函使其後革說為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而說

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勘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皆貶死拜左散騎常侍希甫

性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

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安重誨求希

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于南郊前齋一日羣臣習儀

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

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

不起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

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

坐告李筠事動搖軍衆貶嵐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五代

史希甫拜左散騎常侍躁進尤甚引告變人李筠夜叩內門通變書云修隄兵士欲取郊天日舉火爲叛安重誨不信之斬告變者軍人訴屈請希甫啖之旣而詔曰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蕭希甫身處班行職非警察輒引兇狂之輩上陳誣散之詞逼近郊禋扇搖軍衆李筠旣當誅戮希甫寧免謫遷可貶嵐州司戶參軍仍馳驛發遣長興中卒于貶所子士明仕周終于邑宰

劉贊魏州人也父玘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玘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于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

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五代史劉贊魏州人也幼有文性父玘爲令錄誨以詩書

夏月令服青襦單衫玘每肉食別置蔬食以飯贊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肉食當苦心文藝自可致之吾

祿不可分也繇是贊及冠有文辭年三十餘登進士第為羅紹威判官去為租庸

使趙巖巡官又為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

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五代

史魏州節度使羅紹威署巡官罷歸京師依開封尹劉鄩久之租庸使趙巖表為巡官累遷至戶部員外郎職

如故莊宗入汴租庸副使孔謙以贊里人表為鹽鐵判官天成中歷知制誥中書舍人與學士竇夢徵同年登

第鄰居友善夢徵卒贊與同年楊凝式總麻為位而哭其家無嫡長與視喪事卹其孀稚人士稱之改御史中

丞刑部侍郎贊性雍和與物無忤居官畏慎人若以私干之雖權豪不能移其操是時秦王從

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導之大臣

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贊

祕書監為秦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冊府元龜秦王為元帥秦王府判官

太子詹事王居敏與贊鄉曲之舊以秦王盛年自恣須
朝中選端士納誨冀其稟畏乃奏薦贊焉通鑑璣自
以左遷泣訴不得免胡三省注云唐制六部侍郎除吏
部之外餘皆從四品下王傳從三品然六部侍郎為嚮
用王傳為左遷以職事有開劇之不同也當是時從榮
地居儲副則秦王傳不同以閒官言蓋以從榮輕佻峻
急恐豫其禍故求脫耳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

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

道秦王嘗命賓客作文于坐中冊府元龜時從榮溺于

士必坐于客次自出題贊自以師傅耻與羣小比伍雖
目令賦一章然後接見

操筆勉強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來不得

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五代

幾改祕書監兼秦王傳贊節繁貞素忽聞其命掩泣固
辭竟不能止時秦王參佐皆新進小生動多輕脫每稱

頌秦王功德阿意順旨祇奉談笑惟贊從容諷諫必獻嘉言秦王常接見賓僚及遊客于酒筵之中悉令秉筆賦詩贊爲師傅亦與諸客混然容狀不悅秦王知其意自是戒典客贊至勿通令每月一度至衙贊旣官係王府不敢朝參不通慶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弔但閉關喑鳴而已

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劉贊皆以正直爲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詡五代史司徒詡字德普清河郡人也父倫本郡督郵以清白稱詡少好讀書通五經大義弱冠應鄉舉不第唐明宗之鎮邢臺詡往謁之甚見禮遇命試吏于邯鄲歷永年項城令皆有能名長興初唐末帝鎮河中奏辟爲從事未幾徵拜左補闕史館脩撰秦王從榮之開府也朝廷以詡爲戶部員外郎充河南府判官秦王遇害以例貶寧州司馬清泰初入爲兵部員外郎晉祖踐祚改刑部郎中充度支判官樞密直學士由兵部郎中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歷知

許齊毫三州事漢初除禮部侍郎凡三知貢舉自起部
貳卿不數年間徧歷六曹由吏部侍郎拜太子賓客世
宗卽位授太常卿時世宗留意于雅樂議欲考正其音
而謂爲足疾所苦居多假告遂命以本官致仕顯德六
年夏卒于洛陽之私第年六十有六贈工部尚書諡善
談論性嗜酒喜賓客亦信浮屠之教漢乾祐中嘗使于
吳越航海而往至渤海之中睹水色如墨舟人曰其下
龍宮也詔因炷香興念曰龍宮珍寶無用俟迴棹之日
當以金篆佛書一帙用伸贊獻伯復經其所遂以經一
函投于海中俄聞梵唄絲竹之音喧于船下舟人云此
龍王來迎其經矣同舟百餘人皆聞之無不嘆訝焉病告家居久皆宜不與其謀
而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輦法當死其餘可次第原
減朱宏昭曰諸公不知其意爾使秦王得入光政門當
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今秦王夫
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馮贊

亦爭以爲不可贊等乃得免死于是論高輦死而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贊聞秦王敗卽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冢嗣見殺而賓僚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五代史及秦王得罪或言贊止于朝降而已服麻衣備驢

乘在門矣問其言曰豈有國君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賓佐朝降得免死幸也俄而臺史示敕長流嵐州卽時赴貶所在嵐州踰年清泰二年春詔歸田里妻紇干氏塗中卒贊比瘼瘠慟哭殆絕因之亦病行至石會關而卒時年六十餘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爲太原節度使辟爲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

知留守事瓚爲人明敏通于吏事外若疎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卽位召還見于內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爲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耻于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爲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爲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

五代史張廷裕代北人也幼事武皇于雲中從平黃巢討王行瑜自行間漸升爲小將莊

宗定魏補天雄軍左廂馬步都虞候歷蔚慈隰三州刺史同光三年除新州節度使塞上多事延祐無控制之術邊鄙常聳天成三年卒于治所詔贈太保又劉彥琮字比德雲中人也事武皇累從征役先是絳州刺史王瓚叛武皇言于彥琮意欲致之無幾從略于汾晉之郊彥琮奔絳瓚以爲附已待之甚厚因命爲騎將會瓚出獵于馳驅之際彥琮刀瓚之首來獻武皇甚奇之從莊宗解上黨之圍同光初稍遷至鐵林指揮使磁州刺史後明宗赴難京師授華州留後尋正授節旄天成三年改左武衛上將軍未幾改陝州節度使尋移鎮邠州卒于鎮時年六十四贈太傅又李懷忠字光孝太原晉陽人父海本府軍校懷忠形質魁壯初事唐莊宗隸于保衛軍夾城之役懷忠率先登城以功補本軍副兵馬使莊宗平定山東累遷保衛軍使天成中歷陝府許州滄州都指揮使遙鎮辰州刺史清泰初以河西蕃部寇鈔命懷忠屯方渠晉祖受命以懷忠故人召典禁兵三遷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遙鎮壽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未幾爲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少帝嗣位入爲右羽林統軍改左武衛上將軍廣順中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夏卒年六十六詔贈太子太師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于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它仕春渚紀聞桑維翰試進士有司嫌其姓黜之或勸勿試維翰持鐵硯示人曰鐵硯穿乃改業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以進士及第

五代史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父拱事

非常人既壯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

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性明惠善詞賦唐同光中登進

士第又陳保極閩中人也好學善屬文後唐天成中

擢進士第秦王從榮聞其名辟為從事從榮素急暴後

怒保極不告出遊宰相門以馬箠鞭之尋出為定州推

官從榮敗執政知其屈擢居三署禮部倉部員外郎

初桑維翰登第之歲保極時在秦王幕下因戲謂同輩

曰近知今二歲有三箇半人及第蓋其年收四人保極

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也天福中維翰既居相位保

極時在曹郎慮除官差跌心不自安乃乞假南遊將謀

退跡既而襄鄧長吏以行止入奏維翰乃奏于高祖曰

保極閩人多狡恐逃入淮海卽以詔追赴闕將下臺鍛

成其事同列李崧極言以解之因令所司就所居鞠之

貶為衛尉寺丞仍奪金紫尋復為倉部員外郎竟以衛

憤而卒保極無時才有傲人之名而性復鄙恠所得利

祿未嘗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奕棋敗則以手亂其

局蓋拒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唯囊中貯

白金十錠為他人所有時甚嗤之洛陽搢紳舊聞記

桑魏公父珙爲河南府客將桑魏公將應舉父乘間告齊王張全義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旨齊王曰有男應舉好可令秀才將卷軸來魏公之父趨下再拜既歸令子侵早投書啟獻文字數軸王請見魏公父教之趨階王曰不可既應舉便是貢士可歸客司謂魏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終以客禮見王一見奇之禮遇頗厚是年王力言於當時儒臣且推薦之由是擢上第至晉高祖有天下桑魏公在位奏曰洛陽齊王生祠未有額乞賜號忠肅可之廟敕已下會朝廷有故遂中輟之清異錄鳳尾袍者相國桑維翰時未仕緇衣也謂其縑縷穿結類鳳尾續前定錄黃損連州人有志居于廬山與桑維翰宋齊邱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遊五老峯遇磐石小憩頃之有叟長嘯而坐指維翰齊邱曰公等皆至將相但各不得其死耳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官不過一州從事耳宜思之損甚怒叟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也何怒乎後皆然

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

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
因使維翰爲書求援于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
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
遣維翰往見德光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通鑑趙德鈞以
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爲帝請卽以見兵南平洛陽
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
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尙强范延光在其東又恐
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問之大懼亟使
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
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
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
何足可畏而信其誑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
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
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
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
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

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其
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跪于帳前自旦至
暮涕泣爭之契丹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卒以滅唐而
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與晉維翰之力也

五代史高祖領河陽辟爲掌書記歷數鎮皆從及建義太原首預其謀復

遣爲書求援于契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

約乃高祖卽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

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文類聚五代王祐父微同光

初與桑維翰同年登第拜左拾遺維翰入相祐以父同門生裁書自陳維翰奇之禮待甚厚自是文價日重

又別集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默不語魚退曰桑公吾故人今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告別公曰吾

奏子姓名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箱中有黃詰及袍笏之類公置酒開懷曰朱炳秀才安在乎最相愛爲吾召來一如魚禮他日又曰羌帖秀才安在最相鄙薄君子不念舊惡爲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帖至忽有吏數人

執岫云恙岫謀反罪當處斬岫大呌曰韓魚召我來受
官我何罪乃斬之魚乃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軒見岫
來曰相公何報之深也吾上訴於天帝矣公曰吾爲子飯
耳相公何報之深也吾上訴於天帝矣公曰吾爲子飯
僧誦佛書可乎岫曰得君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
之命而已公不久果死
州節度使五代史及高祖建號制授翰林學士禮部侍
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充樞密院使高祖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叛張
從賓復自河洛舉兵向闕人心恟恟時有人候于維翰
者維翰從容談論怡怡如也時皆服其度量及楊光遠
平鄴朝廷慮兵驕難制維翰請速散其衆尋移光遠鎮
洛陽光遠由是怏怏上疏論維翰去公徇私除改不當
復營邸肆于兩都之下與民爭利高祖方姑息外將事
不獲已因授維翰檢校司空兼侍中出爲相州節度使
時天福四年七月也先是相州管內所獲盜賊皆籍沒
其財產云是河朔舊例及維翰作鎮以律無明文具事
以奏之詔曰桑維翰佐命功全臨戎寄重舉一方之往
事合四海之通規況賊盜之徒律令具載比爲撫萬姓
而安萬國豈忍罪一夫而破一家聞將相之善言成國

家之美事既資王道實契人心今後凡有賊人准格律
定罪不得沒納家貲天下諸州皆准此處分自是劫盜
之家皆免籍沒

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

維翰之力也

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
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
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
方撓吾臂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

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

五代史歲

餘移鎮兗州時吐渾都督白承福爲契丹所迫舉衆內
附高祖方通好于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
患契丹之強欲謀攻襲戎使往返路出于真定者皆潛
害之密與吐渾深相結至是納焉而致于朝旣而安重
榮抗表請討契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強兵
據重鎮恃其驍勇有飛揚跋扈之志晉祖覽表猶豫未

決維翰知重榮已畜奸謀且懼朝廷違其意乃密上疏
 曰竊以防未萌之禍亂立不拔之基肩上繫聖謀動符
 天意非臣淺陋所可窺圖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
 功報國省已愧心其或事繫安危理關家國苟猶緘默
 實負君親是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己近者相次得進奏
 院狀報吐渾首領白承福已下舉衆內附鎮州節度使
 安重榮上表請討契丹臣方遙朝闕未測端倪竊思陛
 下頃在并汾初罹屯難師少糧匱援絕計窮勢若綴旒
 困同懸磬契丹逵弦王塞躍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絕大
 漠萬里赴難一戰夷凶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
 之業皇朝受命于此六年彼此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辭
 降節屈萬乘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數世之利今者安重
 榮表契丹之罪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強將
 假手以報怨恐非遠慮有惑聖聰方今契丹未可與爭
 者有其七焉契丹數年來最强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
 救援河東功成師克山後之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華
 之精甲利兵悉歸廬帳卽今土地廣而人民衆戎器備
 而戰馬多此未可與爭者一也契丹自告捷之後鋒銳
 氣雄南軍因敗衄已來心沮膽怯況今秋夏雖稔而帑
 廩無餘黎庶雖安而貧弊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

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
家恩義非輕信誓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侵陵豈可先發
釁端自爲戎首縱使因茲大克則後患仍存其或偶失
沈機則追悔何及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苟議輕舉
安得萬全此未可與爭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釁而動是
以漢宣帝得志于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于
突厥由頡利之不道今契丹主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
機部族輯睦蕃國畏伏土地無災孽畜繁庶蕃漢雜用
國無釁隙此未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鳥舉行
逐水草軍無饋運居無竈幕住無營柵便苦澀任勞役
不畏風霜不顧饑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
五也契丹皆騎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于險趙
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
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兵邊上少則懼強敵
之衆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必須逐寇而
速返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迴則禁衛之驍雄疲于奔
命鎮定之封境畧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
陛下于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
微臣所見則日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于冒頓神
堯武畧尙稱臣于可汗此謂達于權變善于屈伸所損

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覺隙自此則歲歲
微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謂耗
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
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凌下替此爲屈辱又
非多乎此未可與爭者七也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
將相之善謀勿聽樊噲之空言宜納婁敬之逆耳然後
訓撫士卒養育黔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
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強主無內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觀
彼之變待彼之衰用已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
成功此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臣又以鄴都襟帶
山河表裏形勝原田沃衍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實
國家之巨屏卽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畏蒧誨
盜之言恐非勇夫重閉之意愿迴深慮免起奸謀欲希
陛下暫整和鑾畧巡幸雖旆風沐雨上勞于聖躬而
杜漸防微實資于容畧省方展義今也其時臣受主恩
深憂國情切智小謀大理淺詞繁俯伏惟懼于僭踰禪
補或希于萬一謹冒死以聞疏奏畱中不出高祖召使
人于內寢傳密旨于維翰曰朕此以北面之事煩蒞不
快今省所奏釋然如醒朕計已決卿可無憂七年夏
高祖駕在鄴都維翰自鎮來朝改授晉昌軍節度使出

帝卽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于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寢理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爲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于中書舍人而端明殿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九月勅廢翰林學士院其公事並歸中書舍人又開運元年六月勅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舊分爲兩制各置六員偶自近年權停內署况司詔命必在深嚴將使從宜卻仍舊貫宜復置翰林學士院至三年正月賜翰林學士院詔書金印一面錦繡萬花谷後集晉開運中賜學士院書詔金

一印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

萬巾清異錄桑維翰服蟬翼紗大人帽庶表四方名爲化

字金飾內客省使李彥韜五代史李彥韜太原人也少

日寵仙爲腹心慙客將牙門都校以纖巧故厚承委用及少

寶卒高祖收于帳下及起義以少帝畱守北京因畱彥

韜爲腹心授蔡州刺史入爲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未幾

帝領壽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每在帝側升除將相但與宦官

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陷君于危亡之地嘗謂人曰朝

廷所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而除廢之則可知其

輔弼之道也及契丹犯關遷少帝于開封府一日少帝

遣人急召彥韜將與計事彥韜辭不赴命少帝快恨久

泊其負國辜君也如是及少帝北遷契丹遣彥韜從行

爲前鋒國母發兵拒之以彥韜爲排陣使彥韜降于偉

王偉王置之帳下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其讒之帝欲

其後卒于幽州

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旣而以爲相維翰日益見踈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爲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五代史少帝嗣位徵拜侍中監脩國史頻上言請與契丹和爲上將景延廣所否明年楊光遠構契丹有澶淵之役凡制敵下令皆出于延廣維翰與諸相無所與之及契丹退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戎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少帝乃出延廣守洛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爲樞密使宏文館大學士繼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寢理然權位旣重而四方賂遺成湊其門故仍歲之間積貨鉅萬由是澆競輩得以興謗未幾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皆以親舊用事與維翰不協問言稍入維翰漸見踈忌將加黜退賴宰相劉昫李崧奏云維翰元勲且無顯過不宜輕有進退少帝乃止尋以馮玉爲樞密使以分維

翰之權後因少帝微有不豫維翰曾密遣中使達意于太后請爲皇第重審擇師傅以教道之少帝以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相與維翰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爲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因少帝以重審擇師傅言于玉玉遂以詞激帝帝尋出維翰爲開封府尹維翰稱足疾罕預朝謁不接賓客是歲秋霖經月不歇一日維翰出府門由西街入內至國子門馬忽驚逸御者不能制維翰落水久而方蘇或曰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之王堂閒話魏公桑維翰尹開封一日嘗中夜於正寢獨坐忽大驚悸如有所見向空厲聲云汝焉敢此來如是者數四旬日憤懣不已雖齊體亦不敢有所發問未幾夢已整衣冠嚴車騎將有所詣就乘之次忽所乘馬亡去追尋莫知所在既寤契丹屯中渡破樂城杜重威等甚惡之不數日及難

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于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嘆曰晉

不血食矣

五代史及契丹至中渡橋維翰以國家安危繫在朝夕迺詣執政異其議又求見帝復不

得對維翰退而謂所親曰若以社稷之靈天命未改非所能知也若以人事言之晉氏將不血食矣自契

丹與晉盟始成于維翰而終敗于景延廣故自兵興契

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

困學紀聞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

晉父事契丹而與晉之興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與晉卽所以亡晉也

邪律德光犯京

師遣張彥澤遣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

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

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產維翰狀貌旣異素

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

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

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耶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耶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彥

澤所掠五代史開運三年十二月十日王師既降契丹遣太后書云可先使桑維翰景延廣遠來相接甚好事是日交旦都下軍亂宮中火發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吾國家大臣何所逃乎即坐以俟命時少帝已受契丹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契丹和慮契丹到京窮究其事則顯彰已過故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圖之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復利維翰家財乃稱少帝命召維翰維翰束帶乘馬行及天街與李崧相遇交談之次有軍吏于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死之何其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翻令維翰死之何也崧甚有愧色是日彥澤遣兵守之十八日夜為彥澤所害時年四十九即以衣帶加頸報契丹云維翰白經而死契丹主曰我本無心害維翰維翰不合自到契丹至闕使人驗其狀令殯于私第厚撫其家所有田園邸第並令賜之及漢高祖登極詔贈尚書令維翰少時所居恒有魑魅家人咸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衣撤其巾櫛而未嘗改容當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延廣俱為洛川守又嘗一制除節將十五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理安陽除

民弊二十餘事在充海擒豪賊過千人亦寇恂尹翁歸
 之流也開運中朝廷以長子坦爲屯田員外郎次子頃
 爲祕書郎維翰謂同列曰漢代三公之子爲郎廢已久
 矣近或行之甚誼外議乃抗表固讓不受尋改坦爲大
 理司直頃爲祕書省正字議者美之初高祖在位時詔
 廢翰林學士院由是併內外制皆歸閣下命舍人直內
 廷數年之間尤重其選及維翰再居宥密不信宿奏復
 置學士院凡署職者皆其親舊時議者以維翰相業素
 高公望所屬雖除授戚黨亦弗之咎也五代史補桑
 維翰形貌甚怪往往見之者失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
 每謁候雖冬月未嘗不雨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
 至欲逞其威乃領衆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
 翰安在維翰聞之乃厲聲曰吾爲大臣使國家如此其
 死宜矣張彥澤安得無禮乃升廳安坐數之曰汝有何
 功帶使相已臨方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犬馬之力以
 爲報効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爲賊汝心安乎彥澤觀
 其詞氣慨然股慄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
 今日之下威稜猶如此其可再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
 縊殺之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噓其氣再三每一
 噓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

矣冊府元龜廣順二年二月勅鳳翔少尹桑能責授
鄧州長史能故開封尹維翰之庶弟也維翰父琪有愛
姬生子歲餘琪卒姬求出遂攜兒去兒卽能也其後莫
知所之及維翰貴前遣人求訪音問微知在青州會戶
部侍郎王松權知青州時維翰鎮兗州以誠託松松至
郡訪能果得之于博興縣民家能母適元氏能卽爲元
氏子松卽送能至維翰所維翰表其事有頃晉祖授能
協律郎維翰鎮京兆以能爲衙內都指揮使維翰再入
中書改太常丞累遷司封員外郎能幼稚流落長于他
族不識文字性格鄙俗及維翰薨諸子幼弱能以維翰
舊第得錢千緡典帖與人其宅本辛氏之業也辛氏定
年限帖典與維翰及年限滿能出爲鳳翔少尹辛氏乃
詣維翰子坦贖之坦辭以候取能旨辛氏訴于官樞密
使王峻素知其事深所不平卽追能證問能具伏其罪
故貶逐之東軒筆錄太祖常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
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
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
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

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誨
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
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
高祖爲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爲汴州軍校
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爲客將五代史
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累贈太尉延廣少習射以挽強
見稱梁開平中邵王朱友誨節制于陝召置麾下友誨
坐謀亂延廣竄而獲免後事華州連帥尹皓皓引薦列
校隸于汴軍從王彥章拒莊宗于河上及中都之敗彥
章見擒而延廣被數創歸于汴唐天成中明宗幸夷門
會朱守殷拒命尋平之延廣以軍校連坐將棄市高祖
時爲六軍副使掌其事見而惜之乃密遣遁去尋收爲
客將及張敬達之圍晉陽高祖付以戎事甚有干城之
功
高祖卽位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

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

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領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

指揮使領天平

五代史高祖卽位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遙領果州團練使轉檢校

太保領夔州節度使四年出鎮滑臺五年加檢校太傅移鎮陝府六年召爲侍衛馬步都虞候移鎮河陽七年

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

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

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

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

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

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晉有橫磨

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

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

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

歸契丹國志先是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帝

凡遼國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具以延廣語

告契丹契丹益怒臣馮道等承顧命以少帝為嗣既發

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內門皆令下馬由是

有驕暴之失少帝既嗣位延廣獨以為已功尋加同平

章事彌有矜伐之色朝廷遣使告哀契丹無表致書去

臣稱孫契丹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策為隣

榮告契丹則可無臣之理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

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

由是與契丹立敵干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宣借揚光

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遣還光遠由此忿延廣怨天

朝廷遣使汎海構累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乃南牧天

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十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

五代史少帝還京嘗幸其第進獻錫賚如有酬酢權寵恩渥爲一朝之冠

明年春契

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爲御營使相距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于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

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爲河南尹畱守西京

五代史九年正月陷甘陵河北儲蓄

悉在其郡少帝大駭親率六師進駐澶淵延廣爲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胷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契丹旣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廣喚我來相役何不

急戰一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遇于近郊以衆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行周幸而獲免及契丹退延廣猶閉柵自固士大夫曰昔與契丹絕好言何勇也

今契丹至若是氣何億也時延廣在軍母凶問至自瀘
洲津北移于津南不信宿而復拉戎事曾無戚容下里
之士亦聞而惡之時有太常丞王緒者因使德州迴與
延廣有隙因誣奏與楊光遠通謀遣吏繫于麾下鍛成
其事判官盧億累勸解不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
從尋有詔棄市時甚冤之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
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爲
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
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
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
五代史俄與宰臣桑維翰不協少帝亦憚其難制遂罷
兵權出爲洛都留守兼侍中由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契
丹強盛國家不濟身將危矣但縱長夜飲無復以夾輔
爲意開運三年冬契丹渡滹水詔遣屯孟津將戒途由

府署正門而出所乘馬騰立不進幾墜于地乃易乘而行時以爲不祥之甚及王師降契丹延廣狼狽而還

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

廣顧慮其家

東都事畧皆居潤嘗爲樞密院小吏景延廣畱守西京補爲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

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潤爲全護其家時論稱之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

事閭丕馳騎見德光于封邱并不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

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五代

史時契丹主至安陽遣別部隊長率騎士數千與晉兵相雜趨河橋入洛以取延廣戒曰如延廣奔吳走蜀便當追而致之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契丹既奄至乃與從事閻丕輕騎謁契丹主于封邱與丕俱見繫焉延廣曰丕臣之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亦為縲囚契丹釋之因責延廣曰致南北失歡良由爾也乃召喬榮質證前事凡有十焉始榮將入蕃時給延廣云某恐忽忘所達之語請紀于翰墨延廣信之乃命吏備記其事榮亦憮巧善事人者也慮他日見詰則執之以取信因匿其文于衣中至是延廣始以他語抗對榮乃出其文以質之延廣頓為所屈每服一事則受牙籌一莖此契丹法也延廣受至八莖但以面伏地契丹遂咄之命鑲延廣臂將送之北土是日至于陳橋民家草舍延廣懼燔灼之害至夜分伺守者怠則引手自扼其吭尋卒焉雖事已窮頓人亦壯之時年五十六漢高祖登極詔贈中書令延廣少時嘗泛洞庭湖中流阻風帆裂拖折衆

大恐頃之舟人指波中曰賢聖來護此必有貴人矣尋獲濟焉竟位至將相非偶然也又劉繼勳衛州人也唐天成中高祖鎮鄴都繼勳時爲客將高祖愛其端謹籍其名于帳下從歷數鎮及卽位擢爲閤門使出爲淄州刺史遷澶州防禦使俄改鄭州自宣徽北院使拜華州刺史歲餘鎮同州始少帝與契丹絕好繼勳亦預其謀及契丹主至闕繼勳自鎮來朝契丹責之時馮道在側繼勳事急指道曰少帝在鄴道爲首相與景德廣謀議遂致南北失歡臣位至卑未嘗指言今請問道道細知之契丹主曰此老子不是好閹人無相牽引皆爾輩爲之繼勳不敢復對繼勳時有疾契丹主因令人候其疾狀云有風痺契丹主曰北方地涼居之此疾可愈乃命鑲繼勳尋解之以疾終于家漢高祖入汴贈太尉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

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
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
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
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
而與夷狄其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
不戒哉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
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爲援契
丹過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爲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
事巒卽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

于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

所爲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爲武寧軍

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

五代史吳巒字寶川汝陽盧縣人也少好

學以經業從鄉試下第唐長興初爲沙彥珣從事累遷大同軍節度判官高祖建號契丹之援太原也彥珣據雲中二三顧望及契丹還塞彥珣出城迎謁尋爲所擄時巒在城中謂其衆曰豈有禮義之人而臣于異姓乎卽與雲州將吏闔門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不能下高祖致書于契丹乃解圍而去召巒歸闕授徐州節度副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爲復州防禦使數年罷歸出帝卽位與契丹絕盟河北

諸州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

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爲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

素驕很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閑居無慘乃陰使人亡入

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
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
州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善
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皆愛之五代史初國家
以甘陵水陸要衝之地慮契丹南侵乃飛輓芻粟以實
其郡爲大軍累年之備王令溫之爲帥也有軍校邵珂
者性兇率悖慢令溫因事使人代之不復齒用則居城
中其子殺人以重賂償之其事方解尋爲州吏所恐又
悉財以彌其口自是尤蓄怨恨因使無賴者亡入契丹
言州有積粟內無勁兵圍而攻之克之必矣及令溫入
朝執政者以巒雲中之難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輅而往
權知貝州軍州事既至會大寒軍士無衣者悉衣之平
生廉儉囊無資用以至壞帳
幕以賜之其推心撫士如此
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
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

門契丹圍城三日四面急攻之嚮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嚮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嚮顧城中已亂卽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爲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溫爲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瀛州河間人也

原注王令溫旣疑邵珂而質其

子矣嚮亦不能察其姦反委以兵及契丹入貝州又不拒戰遽投井死其死不足貴故不列於死事五代史邵珂一見因求自効卽聽而任之嚮素爲書生旁無爪牙珂慷慨自陳願效死左右嚮遣督義兵守城之南門天福九年正月契丹大至其一日大譟環其城明日陳攻具于四墻三日契丹主躬率部奚及渤海夷等四面進攻嚮衆投薪于夾城中繼以炬火敵之梯衝焚蕪殆盡是日敵復合圍郡中丁壯皆登城守陣俄而珂自南門引敵騎同入嚮守東門未知其事左右告曰邵珂背矣嚮顧城中已亂卽馳馬還公館投井而死契丹遂屠

其城朝野士庶聞者咸歎惜之。又王令溫字順之，瀋州河間人也。父迪，德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令溫少以武勇稱，初隸唐莊宗麾下，稍遷。臨陣，馬逸，為敵所迫，令溫帥奮與契丹戰于上谷。明宗臨陣，馬逸，為敵所迫，令溫乃以所乘馬授明宗，而自力戰，飛矢連發，敵兵為之稍却。及明宗即位，歷遷神武彰聖都校。晉初，自淄州刺史遷洛州團練使，及安重榮稱兵于鎮州，晉祖以令溫為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與都帥杜重威敗賊于宗城，以功授亳州防禦使，尋拜永清軍節度使。屬契丹來寇，時令溫奉詔入朝，契丹遂陷貝州，其家屬因沒于契丹。晉少帝憫之，授武勝軍節度使。未幾，移鎮延州。又遷靈武，漢有天下，復為永清軍節度使，尋改安州。國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世宗嗣位，遷鎮安軍節度使，罷鎮歸闕。顯德三年夏，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詔贈侍中。又李承福，字德華，漢陽人。少寒賤，事元行欽，掌阜棧之役。後為高祖家臣。高祖登極，歷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將軍。出為澶州刺史，遷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承福性鄙狹，無器局，好察人微事，多所詆訐。雖小過，不能恕。工商之業與隸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然自任所見，無所準的，故人多薄之。少帝嗣位，授同州節度使，尋卒于鎮。少

帝以高祖佐命之臣問之嗟歎賻
物加等輟視朝一日詔贈太傅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